

军山记行

□陈健全

南通五山之中,军山的人气与烟火远逊狼山,但清静之中,却多了几分野趣。这,是我所喜欢的。4月17日,周六下午,又上军山。

上个月来军山看二月兰,是走四贤路、象鼻路,由东线上山的。这次换了条线路,观过大观瀑布、观鸟台,改由山北的大山门崖上山。所谓“大山门崖”,又名“普陀岩”,其岩叠出如屋檐,其下可避风雨,上军山一般多由此入,故称山门。欲过山门时,“大山门崖”四字的题刻下方,一群游客于石壁测量海平面的刻记前,直呼沧海桑田。说来也是,此山原为海中岛屿,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徐福奉命寻仙药以求长生不老,渡海于此驻军小憩,见此山傲居江海之际,有霸王气,遂称军山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明万历年时军山还在水一方。直至清乾隆时的《南通州五山全志》中,说狼五山“昔居水中,今沙湾涨息,陆处已久”,可见军山那时与陆地相连。

沿古时的采药路蜿蜒上行,一路碧树葱茏,芳草萋萋,鸟啾啾。不时有山风吹来,感觉很惬意,步履也轻快不少。不一会儿,到半山腰的多景亭,也就是清代西净亭的旧址。“昔日亭之周匝,郁郁黄花,青青翠柏,无非般若”。

而今凭栏纵目,杂树生花,群英乱飞,景致倒是依依旧了亭前的一方介绍所记。

毕竟时序流转,群芳已逝,满坡二月兰的花事已近尾声,多半结出细长的绿荚,但仍有许多紫花星星点点,如彩蝶翩跹,又似跳动着的音符,欢快游人的心情。这时,山上开得最艳的,要数野生本草的筋骨草了。只见淡紫红色的唇形花丛簇簇,在林间、在路边,茂盛极了。

还别说,采药路之名,名不虚传。在路边,连只是有时于博物苑药坛看花识草的我,细细一瞧,识得就有何首乌、金银花、车前草、香附、蒲公英、野菊、鱼腥草、一年蓬,等等。

怪不得,相传明代《外科正宗》作者、从医40余载的名医陈实功经常在此采药,而且走得最多、采的药材数量最多的就是这条路。想到这里,此刻,我仿佛看见悬壶济世的陈实功穿行于山间,一袭布衣、一只背篓的身影没有走远。

攀登山顶,本可经浮生茶社门口登百步台阶而上。看时间还早,便沿着碎石小径往南,向山岚的深处走走探探。出乎意料的是,漫山遍野的松林间,掩映着一畴茶园。而此前,我一直以为茶园仅限于云香台那片坡地。茶园不大,但怎么看,随着地形的高低错落,幽寂之中有一种参差的自然之美与乐趣。

它与以前在宜兴、溧阳等地见过的连片台地茶园不同,有种驯化的蛮荒气息,一种羁縻的浪漫与野性。南通人都知道,军山茶是南通唯一地产茶,与国内十大名茶之“碧螺春”系出同门。

军山茶成为名茶,一是因为这里山环水抱、云雾缭绕、光照适度,茶叶质量上乘;

二是种植面积小,全山也就达20多亩,物以稀为贵,所以即便在通城,军山明前茶也是难得一品的。

氤氲的山林气息中,登指月路石阶,过打月亭,就到了山上的普陀别院。寺虽新修,但系旧制,这从圆通宝殿前一对枯木逢春的古银杏便可见一斑。另外,山门内的一通碑记可是古寺遗珍,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所撰,书法确是隽秀飘逸,尽管有的文字已漫漶难辨。古碑沧桑,但从文中赞之“普陀山之境界又胜一筹矣”,不难想象普陀别院当年的形胜。

出寺,不几步,即是军山绝顶之颠。这里是1917年张謇先生建成的气象台,也是中国第一个民办气象台。门口,“仰窥象纬抬头易,自有云雷绕膝生”张謇题书的联语,当是对气象台所处位置的绝佳写照。展厅前言,先贤张謇的一席话,犹教人感念:“气象台宜设军山上,不仅有关风景,且于天气预报有益。因军山南临长江,与江南的福山对峙,形势绝佳。江中来往船舶,遥望军山有台,当注意天气预报。必要时,山上可悬挂预报标号。”

在通城及东乡民众,远望军山有台,亦可提高重视天气预报的观念。所以台设军山上,可瞭远听远,对天气预报是有裨益的。能加强天气预报,也于农业有裨。”徜徉其间,来了一群“红领巾”,在教师及家长带领下来此看云识天气。一幅幅云图跟前,童声悦耳:“游丝天外飞,久晴便可期”“馒头云,晒死人”“天上钩钩云,地上雨淋淋”。听着,我不禁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篇课文《看云识天气》,文中就有许多类似的谚语,如“东虹轰隆西虹雨”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”等,至今让人受用。

随之兴冲冲登楼梯,于观景台憬然可见,大江东去,苍苍茫茫。浩荡的江面上,百舸争流,点点鸥鹭翱翔,江水共长天一色。西望狼山剑山,苍翠的山峦交叠,高低错落而又彼此呼应,也许说不上“造化钟神秀”,但因峰峦的曲折与山岭的仄侧,加之山气日夕佳,颇有“阴阳割昏晓”的效果。闲看云卷云舒,卷云丝丝缕缕地飘浮着,如白色的羽毛,如洁净的绢纱,美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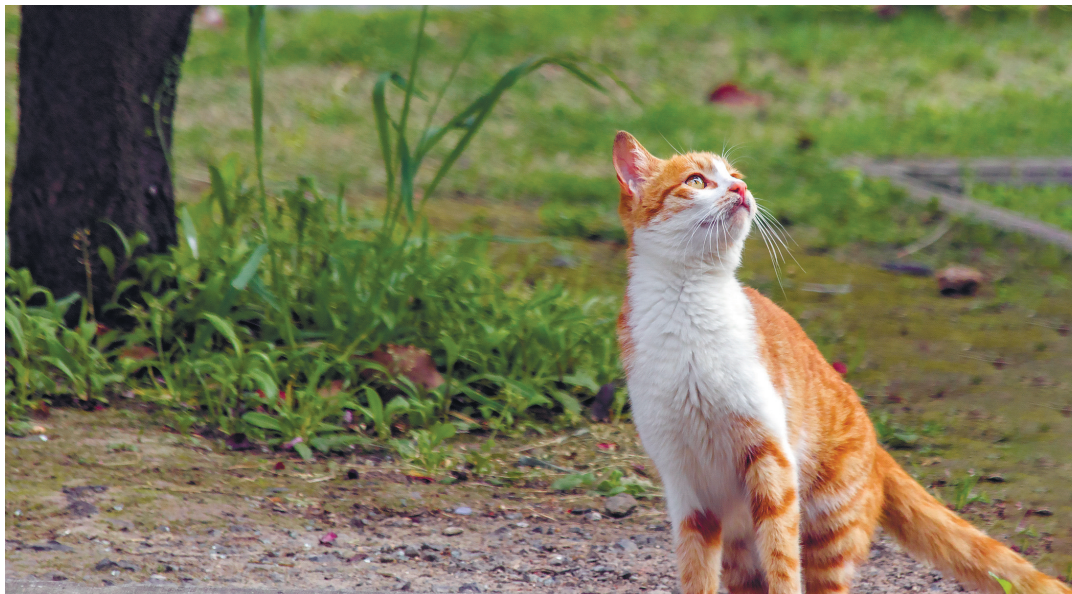
更巧的是,云头上正好有一只展翅的老鹰掠过,真是天高任鸟飞,宇宙阔无穷,让人心思远扬,几入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幻境。

傍晚下山时,途经“浮生”茶社,见茶社内正忙着准备第二天的茶、香道雅集,便点了一杯“狼山春晓”的新茶,端到室外露台的茶座歇歇。泡茶,用的是玻璃杯,一撮春茶铺满杯底,注水,茶叶在瞬间碧绿,倏尔一股股沁人的幽香飘逸于鼻间,眨眼工夫,茶叶舒展如新芽。品啜一口,滋味鲜爽而回甘绵长,可以说清而丰,淡且腴。

就在续水时,廊檐下的一副楹联吸引了我,那是:“汲来江水烹新茗,买尽青山当画屏。”这,虽说是郑板桥为焦山别峰庵所题的一对联,但借此一用,实在妙也。

爬了一趟山,又对着长江,对着青山,喝了杯新茶,不亦快哉。何况,是在“浮生”茶社。

灯下漫笔



猫

孙镜福

借蒸笼

□黄红卫

“死丫头,啥辰光,还不起床!”娘搓着白乎乎两只手,扯着嗓子。

昨夜里,我起了三次。娘不知听谁说手工磨粉好,蒸出来的年糕黏脱老牙根。娘是信了真,石磨子呼噜噜呼噜噜转了一晚上。怪娘自找苦头吃,赶天亮玉米粒粒拉机房去,机器轰隆隆隆隆响几响就完事。

我撇撇嘴,头探出被窝,日光斜进窗棂,白晃晃亮得耀眼。

“死丫头,喊几声,起来借蒸笼去!”娘又在吼。“借蒸笼是你们大人的事。”我心里嘀咕。“谁叫你不念书?不念书就得干活!像娘一样干活!”娘像我肚子里的虫子。

真正冤枉死,不念书怎考镇中学?真正冤枉死,不念书怎参加高考?说到高考,我就憋屈,怪怪怪那倒霉的青春。第一天坐考场,小腹就疼,从未有过的疼,直到大汗淋漓,忍不住欠了欠身,这一次不要紧,我明白了啥事体,班里的女生,百分百到了青春期。

好几次,娘焦虑地说:“死丫头会不会石女,二九一十八了,怎还不见动静?”我问娘啥“石女”?娘反说:“石头里能不能生出东西来?”我说“能呀,孙悟空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”

我考砸了,娘却高兴,欢欢喜喜告诉我:“死丫头前脚进考场,后脚来青春,青春跟大学比起来当然青春重要,大学嘛可以复读。”

不复读!铁了心不复读!我慢吞吞起床,朝白亮亮的窗外望过去。呀,远处的屋脊、近处的树梢,披披挂挂一层层不厚不薄的雪!

布谷鸟在歌唱

□丁维香

儿时不知布谷鸟名,因其鸣叫声似“麦黄草枯”,乡人们都称之为麦黄草枯鸟。大自然真是神奇,春种夏收,四时节序,井井有条。就连一只鸟都熟谙庄稼的生长规律,麦子黄时,布谷鸟在空中盘旋、鸣叫,声声催促人们赶紧收麦种稻。

割麦如救火,时令不等人。几个火爆太阳一晒,麦子就熟透了。站在田埂上能听见麦秆干得格炸炸的响,饱满的麦粒用牙一咬脆嘟嘟的,不及时收上来就要枯老得掉渣了。眼看到手的粮食哪舍得遭损,一刻也不能耽搁,必须尽快收割、进场、入仓才安心,所以夏收夏种也叫“双抢”。

“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麦收时节,从凌晨到深夜,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全都扑在田间场头,白天收割晚上脱粒,晒得脸上脱层皮,累得腰断臂肿。但是,闻着新麦的香气,看着小山似的麦堆,苦累都掩不住收获的喜悦。

布谷鸟像一个殷勤的“监工”,日夜不知疲倦地从一处田垄飞到另一处田垄上空,一声紧似一声地敦促着人

们“快割快播”。那悠扬、欢快,充满灵性的叫声在天地间飘荡,无时不有,无处不在。正在田间劳作的人,直一直腰,抹一把汗,抬起头来,追寻布谷鸟小小的身影,笑着骂一句“催命鬼”,又埋头干活了。小孩子好奇,仰头迎着刺目的阳光想看清布谷鸟长什么样,最好能捉一只玩玩。可是,小时候捉过很多麻雀,却从来没有捉到过一只布谷鸟。大人们逗小孩说,布谷鸟不能捉,不然到时谁提醒人们收麦子呢。

布谷鸟真是神奇的鸟,它是季节的信使,是庄户人家的朋友。当麻雀忙着筑巢,燕子谈情说爱的时候,它却关心农事,用高亢清亮的歌喉,坚持不懈、不分昼夜地报告着节令的消息。如此勤勉、无私,真是一只让人敬佩的鸟。

翻读古诗,发现原来布谷鸟千百年前就鸣唱在文人墨客的诗篇中。“日出布谷鸣,田家拥犂犁。”(唐·李白《赠从弟冽》)“天意却愁人意懒,故令布谷苦催耕。”(宋·蔡戡《春郊即事》)“架犁架犁唤春衣,布谷布谷督岁功。”(南

“下雪了。”我说。“不打事,止了,围巾扎扎紧,去村东头郑家。昨晚轮村西头胡家蒸下半夜,这会儿早该结束了。”娘搓干净的手里托着条她自己编织的围巾。“说定了?”我瞟了眼围巾。“定了。好几天了,腊月初十那天排的队。”娘又唠叨,“啥时咱自家备个蒸笼,省得借来借去,烦!”这话娘不知唠叨了多少次,唠叨归唠叨,借仍借。

“为啥只有郑家有蒸笼?”我从枕头下抽出条玫瑰色丝巾。春天同学们毕业照一拍完,就开始互赠礼物,班长的缘故,我收到的礼物特别特别多,其中一本天蓝色笔记本里夹着条玫瑰色丝巾,邮寄的,没落款没签名,封底一行赠言潦潦草草——期待某某大学校园相聚!男生的笔迹。我想了三天,想来想去想不出所以然。

“郑家家底厚,宅后几亩竹园子。”娘还想说郑家不白借,年年不用蒸年糕,你眼睁睁大,找个好婆家;娘还想说郑家有个做木匠的儿子……

郑家人看见我,夸女大十八变,越变越像朵玫瑰花。夸完像娘样搓着两只手说蒸笼这会儿在河北,天蒙蒙亮时被河北黄家插了队,沾亲带故不好意思回,咱现在就拿去。郑家人作势拔腿的样子。

我说我自己去。我立马转身。我也是娘肚子上的虫子。

河北划另外一个村,过去两三里,中间隔条河。头顶的太阳,变得恍恍惚惚。倒是一群一群鸟儿,不罢不休,叽叽喳喳,扑扑棱棱,硬叫屋脊脊树梢梢的雪飞起来、舞起来。

桥那头过来个斯文人,穿着打扮像城里人。那城里人一眼不眨看着我。“黄同学!”我有点小激动。黄同学更激动。“你去哪儿?”我盯着黄同学肩上的蒸笼。“还蒸笼。”黄同学盯我脖子上的丝巾。“是郑家的蒸笼吧,我来拿。”我伸过手。

黄同学挡了挡,认认真认真说:“你不复读太可惜。”“你在哪儿?”晓得落榜那一刻,我便把自己包包扎扎封起来裹起来,与所有同学失去了联系。“本想考某某大学,结果录取北方工业大学。”黄同学又把目光移到我脸上。

“班里有没有考上某某大学的?”从夏天到今天,这话在我肚子里憋了又憋。“一个也没有,假如有的话也只有你。”黄同学的目光重新移到丝巾上:“我就晓得这条丝巾适合你,人面丝巾一样红嘛!”

我脸皮腾地通红,比丝巾红百倍、红千倍。怪不得最后一次班委会上,身为学习委员的黄同学面对我突然结结巴巴、语无伦次。

那天,娘为了找我,村里寻了遍,还借机去郑家转了圈。郑家一席话,果然把娘捧了上了天。

我娘喜昏了头,真以为与郑家攀了亲,身子骨像雪花样飘飘飘,加上昨晚石磨子转了一夜,竟在雪地里摔了跤,青一块紫一块幸好没骨折。娘也是的,我哪敢耽误蒸年糕,蒸笼早搁在了山墙边。黄同学邀我去镇电影院看电影,拒绝他,我做不到。

电影院里,我答应黄同学,过了春节,就去复读。等考上大学,我俩就手牵手,像城里人一样手牵手。

精短小说

玉兰一瓣

宋·陆游《农事稍闲有作》)布谷鸟是上天派来催耕的,一年又一年,不辞辛劳,真是劳苦功高啊。可是,陆游又说:“无端催取流年去,最恨溪头布谷儿。”(《枕上闻布谷声》)年年岁岁布谷声,岁岁年年人不同,时光易逝,年华老去,不免有些伤感。但布谷声依旧,也提醒着人们珍惜生命,勤奋努力,方不辜负这大好的光阴。

布谷鸟有很多蕴含着丰富内涵的雅称,如杜鹃、子规和杜宇等。关于这些名称的来历有许多凄美的传说,比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的故事,让杜鹃被当作了一种悲鸟,人们常以杜鹃的鸣叫来表达哀怨、凄凉或思归的情感,像“子规夜半犹啼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。”(宋·王令《送春》)

然而,我倒是觉得,没有什么比收获更开心、喜悦的了,常言道,人心动,鸟心知。布谷鸟也感知了农人们的兴奋,歌唱着勤劳、歌唱着丰收和希望。那声声鸣叫,如天籁之音,美妙动人。它穿越时空,铺展在高远的天宇,辽阔的田畴,一直抵达我们的心灵。